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二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附生臣徐希曾

提要

中興小紀四十卷　　編年類

臣等謹案中興小紀四十卷宋熊克撰克字子復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事跡具宋史文苑傳是編排次南渡以後事跡首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年經月緯勒成一書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

歷其曰小紀盖以別於官書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克之為書往往疎略多牴牾不稱良史岳珂程史亦摘其記金海陵南侵事以薰風殿之議與武德殿之議併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誤合為一葢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耳目既有難周是非尚未論定自不及李心傳書纂輯於記載詳備之餘然其上援朝典下參私記綴輯聯貫具有倫理其於心傳之

書亦不失先河之導剏始難工固未可一例論也宋史藝文志載克所著尚有九朝通畧一百六十八卷今永樂大典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無端委僅此書尚為完本惟原書篇第為編纂者所合併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為四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目録

卷八

起建炎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九

起建炎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

起紹興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一

起紹興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二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三

起紹興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四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五

起紹興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紹興十五年正月盡十六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起紹興十七年正月盡十八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紹興十九年正月盡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紹興二十一年正月盡二十三年十二月

卷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中興小紀卷一

宋 熊克 撰

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授武定軍節度封蜀國公二年進封廣平郡王宣和四年正月冠于文德殿賜字德基三月出外第拜太保遂安慶源兩鎮節度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

制述率常稱旨五年娶邢煥次女封嘉國夫人嘗侍道君習射於鄆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内侵淵聖皇帝方受内禪敵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齎書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為質時諸王皆從道君南幸惟上與肅王留京師淵聖召上具言孝民所陳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金寨時敵兵四遶上意氣閒暇如平日數與大將斡里雅布原名斡离不今改正下同觀蹴踘雜伎留軍中經月會都統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刼寨平

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曰為

國家何愛身耶斡里雅布由是憚之不欲上留更請肅王

淵聖嘉上忠勤還拜太傅靖康改元冬金人再南侵刑

部尚書江都王雲奉使至金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斡

里雅布語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於是上奉詔使斡里雅布

軍請緩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開封耿南仲偕行淵

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

世則為參議官世則瑗孫也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晝

夜行庚辰至相州民遮道曰肅王已不反乞大王起兵拒敵不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雲使金歸過磁相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悉撤近城民居運粟入城洎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為雲通於敵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秘閣修撰義烏宗澤啓上亦謁其廟雲從上入上既出雲為百姓所害上檄澤捕得害雲者斬之乃定磁人力請上

毋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敵兵知相州直龍圖閣祁門汪伯彦蠟書至亦言金遣五百餘騎沿路問上所在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朝廷議遣河遣僉書樞密院臨川聶昌之河東耿南仲之河北皆為割地使昌偕金使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金使王汭至衛州衛人幾殺汭南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情大悅戊申上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音耗果

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　己酉上與幕府從容語曰夜来夢皇帝脱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臣来乃武學生借閤門祗候秦仔賫蠟詔命上為大元帥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上捧詔嗚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同預軍謀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除汪伯彥為集英殿修撰上初開府服排方玉帶語伯彥等曰吾陛辭日皇帝賜以寵行吾遜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宫太

上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癸亥南仲等言軍行先籍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漕樂壽張慤直龍圖閣京東漕臣邵武黄潛厚並隨軍應副乙丑閤門祇候侯章賫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諭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上命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上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

等皆効順又得一萬餘人丁卯上欲領兵渡河與幕屬謀所向或請出濬滑或請渡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猶豫未決汪伯彦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衆莫能奪上從之仍遣前軍統制劉浩統兵出南門陽為濬滑之行以疑金乙亥上發相州使臣馳報黄河未凍衆失色上禱于天地河神至子城渡報河凍已合丙子上總師渡河至大名都漕權府事張慤與北道副總管奉符顔歧率衆郊迓時京城圍久及上駐北門而四方事

皆取決於帥府矣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先諸軍至上大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閣梁揚祖兵萬人馬千匹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揚祖子美子傅授汴俊成紀人沂中崞縣人師中秀容人上問揚祖孰僾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自此常在左右上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甲申始聞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兵未可動上涕泣知詔書為敵人所迫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

城之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說且言敵兵十萬吾軍纔一萬三千人如何解圍合使大王安居更檄宣總司陜西江淮勤王之師約日俱進乃可破敵時北道總管趙野至南京與宣撫使范訥合軍自號宣總故也野訥並開封人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措身于安地身安國難可圖上問耿南仲亦以為然遂決東去澤請自領軍至都城許之戊子澤兵行出南門進屯開德府揚聲大元帥在中軍庚寅上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

府界癸巳帥臣盧益漕臣黄潛厚率衆出迓上達府治丁酉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彦以兵千人至上命屯開德隷于宗澤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黄潛善與高陽關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益開封人邦彦樂壽人潛善潛厚弟惟忠西戎部族也潛善請上移書沃哩布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問耿南仲曰使敵知元帥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于曹從之上留惟忠為元帥府都統制丁卯上以京東漕臣閻邱陞

所領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澤新降到賊軍丁順及單州王澈廣濟軍孟世寧等兵三萬七千人隸滑善壬申上以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庚辰上發東平府癸未至濟州諸路兵大集軍費日廣梁揚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宜比榷貨物法許人入錢給鈔請鹽上從之纔及一月給鈔一百萬緡公私俱便宗澤帥兵至韋城與金大戰敗之丙辰上奏除澤徽猷閣待制

丁巳黄潛善以機事赴府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人偽赦并迎立孟太后書上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爾大王乃宗社所繫不可輕舉時兵部尚書吕好問亦遣勇士李進持帛書至好問希哲子也戊午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黄潛善為副元帥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書再上上流涕不受諸路帥守監司推戴無虛日使臣鄭安自京回傳到少帝齧血書襟詔上讀之慟

哭南仲以下又言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陛辭
皇帝賜以排方玉帶大元帥建府有賜袍異夢四方中
星或曰靖王今始悟靖之為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
帥府建則靖康紀元實為符兆願大王亟即位以當天
心上不納丙寅張邦昌以謟目至大略言國禍之酷權
以濟事故寧忍死而報之於殿下上答邦昌書亦曰九
廟不毀生靈獲全皆相公之功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
禦使韋淵賫書稱臣且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

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陽謝克家以邦昌命賫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慟哭命汪伯彦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權右丞江寧李回來奉迎澥康邸舊人也又令姪權衛尉卿孟忠厚賫書詣上略曰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檄諸道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不得亂入京城於是濟之老父請上即位於濟宗室仲琮議用晉武靈王導承制故事

慕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即尊位以定天下又宗澤言
恐邦昌等陰與金結毋或深信且開封于南京乃祖宗
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汴漕尤易庶為萬全時使臣曹勛
自河北竄歸進道君御劄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上慟
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庚辰上發濟州鄜延副總管
劉光世来上命光世都提舉五軍光世延慶子也僉書
樞密院沙縣曹輔来癸未上至應天府甲申皇太后遣
吏部尚書仙井王時雍開封尹永嘉徐秉哲奉乘輿服

御來而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丙戌上以便宜進
汪伯彥黄潛善為雜學士於是耿南仲議改元謂宜倣
藝祖建隆之號且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云　改元
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赦書首令從臣監司郡守
訪求文武才略出倫之士雖布衣亦聽舉又誤國害民
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
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民貸常平錢穀悉與蠲放又
散斂青苗本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為大患亦令罷去祖

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縁歳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税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及因守戰歿於王事許其家自陳優與褒賞應違法賦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訐訐亦不加罪初睢陽當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于市曰此地將來有聖人出世及我太祖以歸德之節受周禪而國號宋人以為應矣至是乃正應其語上之將即位也門下侍郎耿南仲等請用漢光武故

事為壇於宋之陽先告天地北望二聖然後受命及上登壇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環侍無不感動因名其壇曰中興受命之壇　初靖康以金人內侵置四道都總管分制諸路以衛京師有詔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調發有警則留其副以守而都帥自將入援既而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統兵三萬至京城下與金戰遂除僉書樞密院從二聖北狩南道都總管胡直孺亦統兵勤王戰敗為金所獲後遣之還惟副總管直龍圖閣

朱勝非留治應天府事勝非頗能均節調度帑藏得以不空至是上即位犒賜半出於此叔夜者之孫直孺開封人勝非上蔡人也　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爰自臨御沉機淵斷聖不可測乃遭厄運暫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常若神會太后當二聖北轅以聖德起於宮闈乃眷朕躬膺天歷數累章勸進於國有功靖康皇帝宜上尊號曰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册為隆祐太后　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

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睿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纔退遣人賫書赴𨒂及歸寶璽駿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馭以王爵興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籍於朕使金人知天下之歸出

於自然卿等以為如何濳善等曰陛下聖意髙遠非臣等所及於是邦昌罷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决大事上即命濳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和除作國書命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尋詔加邦昌太傅依文彦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之意册賢妃韋氏為宣和太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侍御史績溪胡舜陟首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

京闕陜浙為四鎮拱滑潁昌隷東京鄭汝河陽隷西京恩濮開德隷北京而同華陜隷京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産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羅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為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言者謂舜陟為臺官而事偽廷遂除秘閣修撰知廬州其議遂寢　門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大元帥府叅議官耿延禧髙世則亦皆

以宮觀去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黄潛善汪伯彦皆元帥府舊寮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當靖康京城初被圍時能建議力守後宣撫河南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恕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甲午綱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郃武人先是淵聖除綱領開封府道梗尚未赴也　金主晟起燕雲上中京遼東西長春平州凡八路民兵隸于諸萬戶分擾兩河於是渤海萬戶托卜嘉原名撻不也今改正下同屯河間府女真副統

蘇赫（原名韶合今改正下同）屯真定府契丹都統馬五屯平陽府女真萬戶尼楚赫（原名鈕朱今改正下同）屯太原府女真萬戶羅索（原名婁宿今改正下同）屯河中府而雄霸嵐憲澤潞諸州皆有萬戶分屯自金之初用兵也朝廷許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務自保逐路帥司不調發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又金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敵故金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至是女真副統蒙克（原名蒙哥今改正）進據磁相詔遣統制官馬忠張換將所部各五千人自恩冀趨河

間以襲之時靖康執政皆去而僉書樞密院曹輔已被病丙申卒　丁酉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仰誣盛德著於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修播告天下於是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詔遣統制官薛廣張瓊將所部各三千人廣自內黄瓊自開德過河北山水寨義兵二萬同復磁相尋以宣教郎臨江傅雱借工部侍郎為祈請使又令廣瓊等且駐河南戊戌以吏部侍郎謝克家為翰林學士嶶猷閣待制

北道副總管顏歧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莫儔除述古殿學士承旨吳幵除龍圖閣學士皆奉祠而去儔歸安人幵清流人也　知揚州許份言濟鄆與敵為鄰南京睢興王之邦而敵騎屢至惟揚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於此是日詔略曰屬方勤於北顧難遽議于東巡份侯官人將子也　初江寧府禁卒周德等叛執知府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方孟卿

檄貽遜進兵逼城德等乃受招安粹中華陽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帥貽遜龍泉人孟卿鄱陽人也時新除右僕射李綱行次江寧因與漕臣權府事吴人李彌遜謀是日誅首惡五十人其衆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部赴行在　癸卯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靖康初爲僉書樞密院未幾奉祠去丁未召爲吏部尚書　資政殿學士建陽范致虛靖康末以前執政帥長安嘗統兵復西京擒金留守高世由未幾兵敗退駐潼關至是復命

為京兆經略安撫使　初西路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雖率兵赴闕而遷延不進至是襄野並責分司詔略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為遁計尋又各以散官安置襄永州野邵州襄南陽人也　戊午詔太常少卿周望借給事中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除達州刺史副之望上蔡人也　是月以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朱勝非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

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嘗憑敗鼓草詔
然文氣嚴重如平時勝非因奏陛下新即位宜正始正
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當
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當持之而四方順
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而遠人欽服之則中國尊
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
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外國交侵之患國家與
北敵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弱乃遠交金人為夾

攻之計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蹤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人内侵每以渝盟失信為辭此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来何嘗違其意哉願睿明務思其本凡進退人才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言一嚬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紹復大業迎還兩宫矣上嘉之　時在京榷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途未通發運使梁揚祖請榷於真州置司

詔揚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萬緡歲入六百萬據揚祖行述

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歧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

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

己未朔綱至行在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

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所喜惡之間更

望聖心審處上曰歧嘗有此言朕告以如朕之立恐亦

非金人所喜者歧無辭而退綱乃赴堂治事　辛酉詔

潛邸名升暘宫　先是圍城百官中有余大鈞陳冲王

及之洪芻等八人皆誘内人為妾及因抄金銀自盜入己事覺送御史臺鞫治壬戌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偽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宫嬪為妾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諸王卿知否曰見鞫之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甚著而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偽命為執政此為罪首先是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秉哲

以散官安置乃詔贈安國為延康殿學士貶時雍高州
幵永州儔全州並安置時在圍城中者綱槩欲以叛逆
罪之右丞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含垢納汙之時遽繩
以峻法懼者衆矣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
豈無辭乎綱意不厭乃遣其客正字晉陵胡珵要說好
問區別圍城人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
公之忠節好問謂珵曰某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為可罪
者纔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共悉寧可以叛逆加

之耶綱由是不樂　呂本中雜說曰金人再逼京師謝克家耿南仲黨人往往在圍城中皆前日力攻李綱者也綱既相復以圍城中事中傷之以邦昌僭號叛逆凡在圍城中皆次第論罪呂好問謂綱曰圍城中固可罪若但責以不能死節彼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曲折若專以叛逆罪之則彼必有辭矣却恐反為害由是綱不悅即使言者中好問上深以為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由是觀之耿南仲李綱之黨茍以罪更相

加誣於國事所害甚大皆不得無罪也　癸亥詔略曰
朕惟祖宗涵養士類至矣靖康之變仕於中都者曾無
仗節死難而多偷生取容甚者乘時為姦靡所不至為
中國羞姑取其尤量加竄責以為臣子之戒至於卒伍
理當濶略以責後効既而臺獄具余大鈞等皆當棄市
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流余大鈞與陳冲洪芻于沙
門島王及之與張卿才李彛周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

安置臺獄具在八月戊午朔今聯書之李綱又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知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乃始退舊班遣使奉迎今冒取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偃然自得儻或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之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興

當先正朝廷乃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者臣乞與之廷辨上乃召黄潛善呂好問汪伯彦再對而潛善主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上顧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遠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　初知陳州趙子崧知汝州趙汝櫟知蔡州閻孝

忠皆密邇敵兵能保全境内知襄陽府黄叔敖知漢陽軍李彦卿通判鄂州陳規皆扞禦有勞又荆南府帥臣鄧雍棄城而去敵欲乘勢渡江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禦之敵不敢犯是日詔予崧陞二秩汝檪寳文閣真學士叔敖秘閣修撰孝忠彦卿皆直秘閣千秋陞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敖分寧人雍開封人規臨沂人尋詔雍為禁從敵来先遁落職與宫祠既而襄陽復不守叔敖落職降充監當　甲子名通奉大夫傅墨卿為禮

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潭州郭三益為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以武昌寇作遣其孥還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家盡死墨卿方遭患不及就職三益嘉興人也　初上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置於行宮門外　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因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

北直祕閣傅亮於河東乃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瓊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為衛遣之瓊成紀人所益都人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時因論黄潛善坐貶亮馮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得名權京西統制官將兵數千直至汴京城外與金戰至是綱皆引用之　丁卯詔曰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路之久尤軫朕懷又賦斂之繁當謀蠲減法令之弊

當議改更潰兵為盜因間擄掠殘破郡邑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贓吏為姦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於典憲靖康間敢言之士或至竄逐宜悉名還自今有智謀之人如能獻諫宜悉擢用協成治道以篤中興之烈　上登極赦書已罷天下神霄宮是日又詔本宮錢穀並付轉運司以充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資令温處二州籍沒

上初詔取進士命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河南王綯

條所當行者絢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乃詔復元祐詩賦經義兼收之制鴻臚主簿鄧肅沙縣人也宣和間因進花石綱詩得名李綱為起居舍人論京師水災謫沙縣監稅與肅游相善靖康間肅被召得官京城破遂入統制官傅亮軍中至是以肅為右正言肅首論圍城中有以侍從官而為偽執政者有庶官而為侍從者有為張邦昌撰赦文者有因邦昌而改名者是皆不復知有宋德請悉以叛臣目之其上者寘於嶺外次

則遠處編管卿監而下朝廷本不以國士待之亦難於國士責之但籍其姓名自是不復任為臺諫侍郎若用此則一網而盡不惟上報二聖之德亦破天下姦雄之膽也時右司諫潘良貴亦論圍城中人乞分三等定罪良貴金華人也呂本中雜説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薦得官時又用汪伯彥薦為右正言故傅會綱意專以圍城為言繼而潘良貴又乞三等誅罰　癸酉詔河外陜西山東與隣路相援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令金腹背

受敵每路帥臣統之猶一人而運四體敵至援兵四集則賞不踰時違者必罰無赦詔諸路添置武尉一員戊寅同知樞密院汪伯彥進知院事己卯詔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之帥府帶安府要郡鈐轄各武臣為之副又別置淩波等水軍上之初即位也即命寧武軍節度使范訥為京城留守庚辰詔罷訥仍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　先是名延康殿學士張慤為戶部尚書慤至首言陛下當判忠邪忠邪判則亂治分壬午

遂除懋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戸部財用　初詔舊相觀文殿學士宋城徐處仁爲大名尹處仁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　初言者論靖康末折彦質爲宣撫錢蓋爲制置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遁今置不問則後將何以使人彦質可求子可求見知府州猶未陷于敵蓋惟演孫也詔貶彦質昌化軍蓋落職高亢編置海外亢行次南康軍知軍李定通判韓璹奏亢欲謀變已誅之且待罪右僕射李綱曰亢將兵守河敵未至而先走朝

廷不能正軍法一軍壘守倅乃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之受命扞敵者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詔定璘各轉一官　初金人左副元帥尼瑪哈（原名粘罕今改正下同）自河東歸至雲中右副元帥斡里雅布自河北歸至燕山至是聞上龍飛睢陽張邦昌入覲遂會于山後草地議事斡里雅布中暑死乃以其弟鄂勒琿（原名斡离嗢今改正）為右副元帥時金國主晟嘗遣使諭尼瑪哈止南下之兵尼瑪哈報以本朝數使人要結契丹漢兒欲共攻其國以激怒之

蓋尼瑪哈專權晟不能令至是命相亦取決焉晟守虚位而已　初錢蓋制置陜西嘗議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不若立青唐之後使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國人所服儻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蓋策乙酉復蓋原官除陜西總制使賫告報益麻党征仍賜姓名曰趙懐恩因名五路兵赴行在　以延康殿學士宗澤為東京留守時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見統禁旅在京城執政黄潛善汪伯彦頗疑澤故就命仲

荀副之又以顯謨閣待制杜充為北京留守仲荀逵孫充安陽人也　詔罷州縣職田右僕射李綱請令諸路買馬及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熈豐時内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强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丙戌乃詔陜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各募二萬合為十萬仍創騎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

二千五百人　丁亥上諭宰執東京發到内庫寶器有玻璃碼碯之屬皆遐方異物内侍陳列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汪伯彦曰陛下初即位便能以道養志不累於物中興之功不足致也　詔河東河北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列郡被圍誓以死守昔有十城固守不下則載信史以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古所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

布而收之　初淵聖登極高麗國遣使入賀詔遣吏部郎官華亭衛膚敏為宣問使至明州迓之始許使人春見而金人已逼京城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膚敏度不可留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遣之還朝請矯制之罪上嘉賞遷為衛尉少卿至是膚敏言屬者敵逼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敵雖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令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

愛不為敵有陜西山東淮南則令增埤濬湟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二

宋　熊克　撰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以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為兵部尚書耘須城人嘗為元帥府叅議官初以兵部侍郎名至是擢用之　己亥詔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館職學官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為推官諸路提舉常平併歸提點刑獄司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運司諸州司録依舊為僉判曹掾官依舊為節察推判官支使掌書記

録事司戸司理司法參軍縣不滿萬戸不置丞罷吏員三之一堂吏遵祖宗法轉官止朝散大夫初除外任只為通判前宰執子弟縁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并罷宰執并見任宫觀寺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　右僕射李綱言中原天下根本一去之則人心揺臣昨建策以適襄鄧為次者示不去中原且係其心爾近外議紛紜謂陛下将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太后及六宫往東南朕當

留中原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過是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宫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壬寅以右僕射李綱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黄潛善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事張慤副之又擢鄜延副總管劉

光世為本司都統制　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除資政
殿學士知宣州呂好問家傳曰時臺諫官多李綱所厚
因論圍城事并以中好問上出手札付尚書省曰昨邦
昌僭號之初呂好問即募人齎帛書具道京城内外事
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攷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官所
不知仰尚書省行下於是好問力求去乃除職知宣州
時七月乙酉也家傳記好問罷政日與建炎詔旨所書
皆不同　名延康殿學士提舉鴻慶宫許翰為右丞翰

襄邑人靖康時爲同知樞密院與李綱最厚故復用之

乙巳李綱言今未能幸關中宜適南陽乃詔委守臣修繕城隍又降鈔鹽錢帛令漕臣范之才儲糧草及命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并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于鄧於是中書舍人劉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發日力爲急自金兆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

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刳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恐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又衛尉少卿衛膚敏亦言建康實古帝都望詔東幸徐圖北向為萬全之策珏長興人也　丙午戸部侍郎黄潛厚遷尚書於是中書舍人劉珏言潛厚乃宰臣親兄祖宗以來無兄弟同居一省者上遣同知樞密院張慤諭珏所論固當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

也　丁未以虞部郎官張浚為殿中侍御史浚綿竹人

感子也　時諸路各置總管己酉詔四道都總管並罷

右諫議大夫臨卭宋齊愈初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處

寫張邦昌三字至是鞫于御史臺獄具壬子賜死　初

江浙經制使翁彦國横賦暴斂致亂東南而其黨兩浙

轉運判官吴昉助之為虐人不聊生至有擊登聞鼓以

訴者時彦國移知江寧府上乃亟罷二人丁巳降詔引

咎略曰比縁時廵深戒有司從儉而彦國與昉同惡相

濟今彥國罪盈物故而昉已罷庶幾吾民少安先是左
僕射李綱以彥國姻黨庇之至貼改聖旨而獨罷昉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
未諭卒正彥國罪彥國崇安人也　初諸路發禁兵會
東道總管司勤王至則總管胡直孺已陷于敵遂留南
京上即位遣諸路兵還時杭州兵纔三百餘人有故童
貫下勝捷殘兵而為盜將兵者遂誘以足數軍校陳通
等見杭州富饒甲東南因謀歸為亂八月戊午朔通等

夜劫庫兵以叛拘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殺轉運
判官吳昉與副將白均以下凡十二人時轉運副使顧
彦成方出廵通欲俟其歸害之彦成歸及城外而變作
復走秀州通等逼令前執政特進薛昂領郡事昂不能
拒夢得吳縣人昂餘杭人也　己未浙東帥臣翟汝文
集兵於西興渡以禦杭冦且奏乞令浙西兵亦聽其節
制　壬戌詔御史中丞顔岐除待制提舉明道宫　初
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昨欲進兵援京城為耿南仲父子

所沮時南仲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已詔幷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並落職至是侍御史侯官王賓復累疏論南仲罪己酉責授散官建昌軍居住　丙子詔依祖宗故事改帝姬復為公主　先是杭冦申翟汝文云若得内翰親至即降汝文信之是日以兵七千渡江時經制司遣屬官鮑貽遜領鎗杖手二千人亦至城下賊不徳命汝文復回越州　初左僕射李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

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纔萬人河外皆金界乞權置司陜府右僕射黄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于是首論綱罪丁丑

綱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辭略曰謀猷弗効狂誕罔悛虧恭謹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盡括郡縣之私馬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令符於公議則屢抗以邀留用刑怫於羣情則力祈於親劄以至貼改已畫之旨託其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實為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綱相凡七十五日右丞許翰因求去且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

而留臣無益既而張所亦罷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自京東部禁旅詣行在（仲荀以七月至）至是詔仲荀護衛隆祐太后之江寧府及制置東南盜賊　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慮擾民且東南非産馬之地己卯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百匹　辛巳提舉明道宮顏岐再除御史中丞不就職遂改工部尚書　詔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往湖南四路監察御史院寇防往江淮四路吏部郎官

黄次山往京東西路兵部郎官汪端友往兩浙福建路並為撫諭使仲須城人次山南昌人也　尚書右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争李綱者今東戮于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丙戌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時正字胡珵為東潤澤書槀又使交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既而言者論之詔停其官送梧州編管　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為御史中丞　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壁置統領官募義兵分隸

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修器械略備而宗廟宮室臺省皆隨宜緝治澤乃上疏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寢羣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擾京東王再興兵五萬掠京西揚進號沒角牛兵尤衆圍光州甚急澤徧遣人招之悉聽命而宰執黃潛善汪伯彦皆忌澤將罷之於是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梧遽封所上章示澤故終景衡之去澤賴以安景衡又言遷都南陽無險

阻城池而密邇盜賊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爭之　初詔發建州禁卒守京西滑州為金人所攻而退復回本州請卸甲錢轉運司不即支九月己丑因大閱軍校張員等遂作亂殺本路都監田其姓者及害漕臣毛奎㧑守臣張動提舉官王浚明嬰城固守於是提點刑獄陳桷檄朝請郎王淮為統制官率諸縣弓手土軍及南劒州將兵集于城下討之奎西安人動佚官人浚明金華人桷永嘉人也　時

江東漕臣劉棠提舉官陸友諒合奏乞優加翁彦國贈典於是言者以謂彦國乃李綱姻黨為之腹心原棠等之意盖欲附綱使綱未逐其計得行則為綱所擢何疑庚寅詔棠友諒各降五官　先是詔兩江諸州兵捕杭寇委提刑司節制時文臣周格武臣高士瞳並領憲司事士瞳戚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文奏以謂浙東軍興經制司鎗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諸軍為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鬬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夫不識

金皷一日賊自小堰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貽遜寨貽遜率將士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於是朝廷詔遣統制官辛道宗將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其軍自亂潰而去者六百人趙萬郭青為之首賊勢益張提刑司所領蘇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驕辛丑夜賊攻周格寨害格蘇秀兵遂脅淮南之衆共入杭投賊淮兵不從盡為所殺即自往投之致賊衆愈盛又剌城中百姓為兵且擄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

逞使據城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亟引軍回去此據翟汝文奏狀修入　丁未特進提舉崇福宫白時中卒　戊申詔淮浙等路當三錢並許用從同知樞密院張慤請也時報金人攻河陽汜水已逼東京於是羣臣多請幸東南丙辰下詔暫駐淮甸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仍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膳部郎中陳兖辦頓遞虞部郎中李儔具舟船頤浩歷城人靖康中為燕山漕臣金人內侵執至京城下講和乃送之還時為揚帥　辛道宗下

叛兵回至平江府守臣趙研集軍民登城嚴備賊畏之

自城外徑過一城帖然至常州守臣何家不為備且厚

犒之賊既受犒即刼府庫及居民之家幾盡復拘通判

曽緯以行至無錫縣知縣郗漸單馬造賊中大言曰聖

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

宜於此轉禍為福衆相視矍然不敢動即送之出境研

高密人漸臨清人緯布子也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禦

之鋭甚及與戰府兵敗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洲賊

入城遂據之其後子嵆以散官貶南雄州　金人遣左監軍達蘭原名撻懶今改正下同將兵圍中山時河北官軍多自亂河東守臣皆棄城走於是敵乘而取之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絳久而方陷　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衙禁旅御營司將佐扈衛而行知秀州權浙西憲司趙叔近往招安杭冠時鎗仗手屯秀州賊畏之遂聽命甲子叔近以素隊入城然賊兵猶不解甲　時諸處有寓居及待次官多擅自募兵以勤

王為名或自稱材武子弟皆徒為紛擾有害軍政戊午詔禁止仍命帥臣憲司察之　隆祐太后至高郵軍閒叛兵焚鎮江遂遣兵控扼瓜洲戊午太后入揚州　先是雄州失守知歸信縣李成者本縣之弓手以勇聞于河朔累功為縣令成妻子在城中為亂兵所戮乃率其衆數萬來歸詔授忠州防禦京東河北都大捉殺使朝廷慮成衆太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於宿州就糧餘衆令成部赴行在成遣其將史亮部所分兵以行

亮至宿而殺掠居民且焚汴河橋成躡其後亦至有道士陶子思者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面有割據之相勸成西往取蜀成惑其邪説遂叛分兵冦兩淮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統制官苗傅兵二萬討賊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與之故士皆力戰賊衆大潰降者數千擒史亮及其黨張勝王宜等數人成勤以身免收殘兵北走　初靖康末有勒停人前忠翊郎趙叔向者於京城募兵以救駕為名所募皆游手之人上即

位與敦武郎而叔向尚謀作亂至是亦命光世擒之
詔罷招新軍具淩波等水軍亦罷之　戊辰宰執登御
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
朕投之汴水黄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
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毁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
以息盜爾　庚午上次泗州　壬申詔升天長縣為軍
以其近行在也　初藝祖六世孫選之子偁按宋史秀王子偁為慶國公令譮子選之字疑誤娶張氏夢絳衣神人自言崔府君擁一

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子偁次子生於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子偁以歲在協洽其屬為羊故字之曰羊　己卯隨駕後軍至楚州寶應縣作亂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即論都統制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而中書後省言世忠若止罰金何以懲後於是浚再論且乞擒捕為變者遂奪世忠觀察使既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命特贈

諫議大夫臣中歙縣人世忠膚施人也　庚辰詔遣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既而淵總兵入鎮江城賊猶不知悉解甲就招淵紿以勤王先遣步兵過江至瓜州登岸盡殺之騎兵百餘人戮於市淵福津人也既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顯謨閣學士翟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具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為憲臣所制除鮑貽遜鎗仗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為犄角不知使臣與誰

會合兼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汝文降充
雜學士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大學士李綱
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迫常州遂由外江歸宜興
且出家財犒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擅朝政杜絶言路臺
諫官則陷以罪或寘之閑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暴與
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名吏為姦民無所告以至
陛下徳意綱沮之而不行陛下號令綱改之而自專人
臣不道無過於此遂詔綱落職戊子言者又論綱悖戾

輕狂嘗易詔令以庇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用奸跡謬狀皆不逃聖鑒昨綱初相首置擬鼓院蓋欲引羣不逞以譽已爾綱以小人譽已則已尊已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事皆由其出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資制緋衣數千遣其弟繪迎賊且綱不任討賊之責避之可也豈有甘言重幣與之交通如常州閭閻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已萬一賊起藉綱為名臣

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内於是貶綱鄂州居住時虛傳貶綱嶺南綱單騎南去既而知無後命乃還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在遠兩遣使迎請未副所期而中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絶域知謀果毅能將萬衆者以成朕志慮其湮沈弗能自達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院自陳朕將優禮遇之

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為翰林學士乙未以同知樞密院事張慤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顔岐為同知樞密事

懿仍兼御營副使先是懿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効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懿遂著為法每十人為甲五甲為隊四隊為部五部為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為都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人以上擇土豪二人為都副總轄其借補官之制則萬人以上成中郎千人以上保義郎八

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歲遞遷諸州以守為統制官縣以令為統領官歲終以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刑為提舉官書成詔頒于天下行之丙午再遷慤為中書侍郎仍提領措置户部財用顔岐為尚書左丞又以刑部尚書郭三益為同知樞密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為刑部尚書武仲浦城人其初名也鄧肅時為諫官言武仲宣和間任中丞顧望王黼等不敢出一言又嘗與趙良嗣同使金國去年良嗣已殺武仲不殺亦

云厚矣其可復使之出入禁闥以誤國乎不報至是復進任之　初宣教郎傅雱奉使自河陽渡河疾馳十餘日至雲中見敵人左監軍烏克紳（原名悟室今改正下同）至是回時又得修職郎王倫授以朝官借刑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倫旦孫也（遣倫在是月壬辰）辛亥除雱為考功郎官既而倫至河東尼雅滿軍前為其所留　初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入對勸上以守法度重爵賞數事上曰崇寧大觀以来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禄惟恐失人主之意

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至是有旨建承慶院令内侍典之胥敏乃請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并升睗宫造作事亦歸有司又請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有戾祖宗之法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時中書舍人劉珏又言陛下以前朝房院故建承慶院而論者以為修營浸廣陛下以隆祐太后故間有御筆指揮而論者以為内降復出蓋護視工役領之内侍而除授不歸中書此人言所以籍籍也今

陛下既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矣願因是凡所興繕悉付有司既以一二人除官為不當矣願因是申命三省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　初諸州進士合於今春赴京省試緣軍興已展一年上方急於取人慮寒畯無以自達然巡幸既非久居又四方道梗難赴十二月丙辰朔詔以省試合取人數分下諸路於轉運置司處類試仍令提刑司差考官每十四人取其一　詔朕念親儒臣以稽先聖之格言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可

差講讀官四員萬機之暇令於內殿講讀　自中原俶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往吏毀其籍漫無可稽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慤理財而慤曉錢穀利害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慤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彥皆笑其狂慤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於是二人語塞此據野記修入

直龍圖閣知秀州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到杭卒陳通等戊午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守臣葉夢得不

以時支賞遂致紛紛今已招安乞給告身修武從義郎各二秉義成忠忠翊保義郎各五承節郎三十承信郎五十進武校尉二十進義校尉一百付叔近書填給之仍乞不依常格注擬詔從之於是給事中劉珏言自羣盜蜂起率用招安此叛者所以滋熾也屬者金陵之亂凶黨無不得所欲故道宗之師建安之卒相挻為變今吳興諸營又以反側告矣其視逆上命殺長吏習以為常朝廷又從而寵之謀國若此豈可謂工哉今叔近所

請給告身二百二十餘人朝廷不以為過而遽從之或者襲是迹而動將見爵賞不足以給之矣　先是以隆祐太后兄之子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顯謨閣直學士皇后父右文殿修撰邢煥為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膚敏殿中侍御史張浚皆論以為不可甲子煥改授觀察使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給事中劉珏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藻德興人也於是翰林學士朱勝非言膚敏所論有故事陛下即位四方引領

以望新政令乃坐戚里而去争臣非所以示天下也

都統制王淵至秀州下令訓兵十日方行杭冦陳通等

聞之為備稍緩翌早淵馳至杭州通走不及遂出迎淵

入城撫定癸亥斬通并其黨一百八十餘人乃詔帥臣

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奉祠知秀州趙叔近落職

罷任　丙子御史中丞許景衡除尚書右丞以右諫議

大夫王賓為中丞　初故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

學為天下倡其門人高弟則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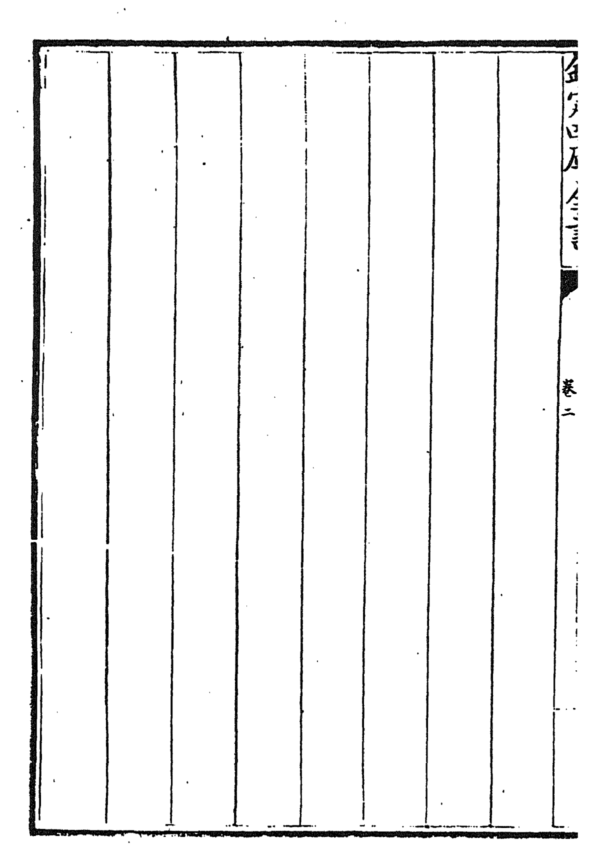
與今徽猷閣待制將樂楊時是日以時為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九矣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尋詔時兼侍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官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安國崇安人給須城人也自後傳之浸廣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而世亦莫辨其真偽矣此據楊時墓誌及胡安國奏狀修入 初建州禁卒張員等既叛統制官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

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於是守臣張動與提舉官王洩明令勝諭肙等已奏朝廷軍人本無叛意緣轉運司不支卸甲錢以致作閙自此稍定是月有詔本州招安補勝承信郎權監押賊遂開城門縱人出入動與洩明各罷去　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之自草地歸雲中也遣使往夏國約同侵陝西夏人從之及知張邦昌已廢遂率諸將分道來侵右副元帥鄂勒琿原名斡里𠯗今改正下同與其弟烏珠原名兀朮今改正下同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侵

山東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西京又别遣萬户羅索原名婁室今改正下同副以萬户薩里罕原名撒离曷今改正下同及貝勒原名孛堇今改正下同黒峯侵陜西又萬户銀木等侵漢上燕山軍欲先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時留守宗澤增修禦敵之備城外地方千里無糧可因烏珠乃遣人告尼雅滿謂獨力難攻尼雅滿報以將輟西京之行併力圍汴既而知未可圖如烏珠所言遂已於是燕山軍肆暴於京東諸路而羅索等至河中府本朝官

軍扼蒲津西岸敵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氷而過直逼長安於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只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藉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衆之在河東者稍稍還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人與之習熟略無所懼是年於澤潞之間刼左副元帥尼雅滿寨幾復之故金捕紅巾

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有舉村被害者故强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盛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附生臣徐希曾

中興小紀卷三

宋 熊克 撰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春正月丁亥復詔此事前已降詔河東河北郡縣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仰陝西京西帥臣監司悉心措置於沿河州縣分布收納官員即赴行在公人補充職役兵士就塡逐處闕額百姓給以官田假其牛種仍令於寺觀權居　金大將尼楚赫兵號二十萬攻鄧州先是詔諸道貢賦皆聚于鄧守臣直

龍圖閣兼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戊子城陷汲死焉　庚寅以秘閣修撰呂源為兩浙轉運使直秘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於是言者謂源家富於財初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結梁師成而為廣帥若仲謙則為譚稹之奴至除延閣今兩浙人心未安豈堪二小子擾之耶詔與別路既而改源知揚州仲謙廣西轉運副使先是杭温二州上供物留鎮江府有以螺鈿為之者上惡其奇巧命守臣錢伯言毀

之壬辰伯言奏已毀於市觀者悅服上因謂宰執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淳反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諭　初榷貨務都茶場既移真州至是戸部尚書黃潛厚言其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請併歸一司從之時給事中劉珏論潛厚不已遂除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其言雖俚而切略曰敵兵擾亂甚久百姓因而破家者皆當復讐力戰若不能死枉作男

兒雖活何益去歲敵來百姓已錯今年防敵不可怯懦汝若怕敵則敗不怕則勝況敵有五事易殺敵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於是直秘閣京西提刑謝晲得而上之詔兵部刋板散示諸路

初本朝取士制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熈寧以來罷諸科獨明法為時所尚故存之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乃改號新明法許曾應諸科人

就試崇寧初併入進士額此科遂廢至是大理少卿吳
瓌言法官闕人乞復立明法之科進士曾豫薦者聽其
試癸巳詔從之　殿中侍御史張浚言兵部尚書董耘
詔事童貫南征北伐首尾幕中納賄賂以市官資餙表
章以肆欺罔海內咸怨陛下總師濟鄆仍緣獲進蓋有
所自豈可濫居高選丙申以耘為延康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遂名徽猷閣侍制知東平府盧益為兵部尚書
金大將羅索來地大震進攻長安時城中兵僅千人帥

臣龍圖閣直學士唐重嬰城固守援兵無至者戊戌經制通判傅亮以所部降金城遂破重與轉運副使桑景詢總管楊宗閔通判曹謂皆死重眉山人後謚曰恭愍宗閔崞縣人景詢懌孫也先是重辟雅州知録丹稜楊仁欲以自助仁辭不行乃為重言今全陜之重必宰輔親臨大號名天下之兵勢可百倍昔婁敬脫輓輅一言漢高感悟即日駕關中況近臣為帥有請上當必從重未及用而死　金人左副元帥尼瑪哈攻河南府留守

孫昭遠遣驍將姚慶拒之于偃師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至是敵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已亥其下擁昭遠南去避敵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焉昭遠抃孫也是秋神御乃至行在時尼瑪哈恐東京留守宗澤以兵邀擊萬户尼楚赫故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尼楚赫無後顧之憂云　庚子以主客郎官謝亮為陝西撫諭使　羣盜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犯

江寧府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是日攻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　内侍邵成章不守本職輙言大臣辛丑詔自祖宗以來未有内侍言大臣者成章可除名南雄州編管　先是劇賊丁進號一箭者以萬餘人攻壽春府守臣直秘閣康允之率軍民固守賊解圍去允之奏至甲辰上謂宰執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材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臣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

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上曰徇私用親舊固不可果有真賢實能是親舊乃不敢用亦非也但扶公道抑僥倖自無嫌怨矣黄潛善曰好惡之言事定則是非方見如周公亦未免於疑所以古人多期於後世之君子上曰然尋除允之直龍圖閣　鳳翔府奏以方士彭知一所燒金發來工劉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令發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乙巳右僕射黄潛善言臣等伏讀親筆知陛下

側身修政動民以行四方鼔舞益盛德之舉也上曰當與卿等共持此誠以隆中興之業　初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百司當番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中書舍人汪藻取門下省七十九人中書省七十一人尚書省一百八人皆當轉資庚戌上閱宰執曰到者二百五十八人其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候見當罰人數同上於是黄潛善等惶懼益上屬精庶政洞察如此　右諫議大夫

衛膺斂因論孟忠厚不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辛亥上以問宰執黄潜善等曰給事中劉珏亦未書牘殿中侍御史張浚章再至中書舍人汪藻亦言忠厚與邢煥事同難獨草煥制於是張慤流涕曰陛下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非職士議甚喧諫官卧家幾月臣竊惜之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為太后也慤流涕而請為天下也願從慤言潜善與汪伯彦亦論忠厚當換武階陛下重違太后即乙以臣僚論疏納東朝自降處分上

曰不若以疏付忠厚令自請則事體兩全壬子宰執奏事上曰太后令與忠厚換武階矣遂除正任承宣使上曰朕為兹事不下懐今月餘矣潛善曰天下幸甚懿又曰昨高遵惠之子能言其父在元豐末除侍制宣仁不敢私之但遷一秩其後遵惠為侍從乃紹聖間非宣仁垂簾時也時忠厚以遵惠藉口故朝論不平因詔后族自今勿任侍從官著為令　初一窩蜂賊張遇既破鎮江府遂屯于金山寺及楊子橋衆約三萬詔西浙制置

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命至是淵歸自杭州自將數百騎穿過寨而過遇見淵軍器械精明惶懼迎于馬首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受降若來早已無遺類矣淵奏授遇閤門宣贊舍人其黨劉立等各補官守臣錢伯言始歸鎮江旣而詔降伯言二秩淵自承宣除寧德軍節度使 初言者乞以崇寧無狀之人編為一籍省臺各録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𡨚已得旨行矣是日詔略曰朕惟臣寮趨操弗端致貽國患理宜昭示好惡使人同

知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眚不可終廢除罪重人外並隨材選任如率職勵行可補前失則與擢用　以吏部尚書路允迪為僉書樞密院事言者因論允迪嘗托朝士郭太冲買妾遂薦為本部郎官於是允迪以疾乞祠

二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宣教郎馮鐸言令潰兵為害乞令鄰州之在五百里內者互相策應是日詔諸路鄰州三百里內互相策應承報而不去者重實之法　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脩年乃居中之

子顯謨閣直學士劉岑民乃正夫之子徽猷閣侍制余日章白彦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並鐫其職是日詔從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五害經制司敷甎瓦萬數浩大一也誘民以私財助國旁及寺觀使臣人吏亦均其數二也州縣受納米一石加至五斗三也朝廷所需皆取之行户動以千計四也監司多不體國務收已恩為保家之計不因有勞巧為髙設動揺軍情致其愈驕使

帥守之威令不伸五也望詔除比五者以固人心然後汰監司之躁妄去兵官之愚怯者實中興之先務也詔奬之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移吏部以御史中丞王賓為刑部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頥浩進尚書時劇賊張遇等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刼乃詔頥浩率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圖之於是頥浩單騎入賊營遇等皆出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者頥浩斷其足釘於揚子橋餘黨怖而釋甲　時四方蔦

士皆試于中書後省潭州布衣何烈對策用廷試體稱臣壬申諫官李處遯請黜烈併劾考官於是降烈充末名而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處遯河南人淑孫康宋城人也　三月乙酉朔詔遣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領統領官陳思恭及新招到張遇等軍一萬人赴西京　時金將羅索自長安進攻秦鳳右都護張嚴擊敗之又金將尼楚赫既破鄧遂併掠汝金房凡四郡之民以歸左副元帥尼瑪哈聞世忠將至而羅索

已敗覩援之乃留左監軍烏克紳原名悟室今改正下同與右都監伊都原名余覩今改正下同屯河陽以待世忠庚子尼瑪哈盡焚西京掠其民而去知河南府翟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　初靖康宰執何㮚陳過庭聶昌皆扈二聖北狩丙午除㮚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王局觀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昌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　初浙東副總管楊應誠嘗為廉訪使者至是頗為帥臣翟汝文所抑不能自安遂首應

詔顧使絶域謂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死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是日詔應誠借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以武臣韓衍借忠州防禦使副之於是汝文奏應臣欺罔君父自為身謀實無奇策可返翠華苟應誠至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二聖之所敢不承命或金人聞使臣至自敵邑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檄四明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此

乃自杭州登海船以往　時諸路方行巡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邦彦亦奏東河縣民自相糾集為巡社敵不敢逼而言者已謂其法利於西北而不利東南乞罷之　夏四月己未詔陜西河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時杭温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言者已謂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溥責而未正其罪又如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彦文之於九江以數千

之疲旅捍十萬之强敵而允之止遷一職彦文纔復舊
官議者惑焉願著其賞罰以示勸懲是日詔從之　時
經筵講論語及讀資治通鑑故事五月至八月罷講庚
申上諭宰執曰朕屬茲艱難方孜孜經史若廢之累月
則疑義無所質朕欲勿罷可乎宰執皆稱善遂詔勿罷
又上欲旌賞有功將士嘗命綾錦院監官姜漁揀工匠
權赴軍器所織戰袍以備宣賜或言少府監於織作所
捉人而監丞許任申初無是事宰執以奏上始知言者

之妄因問少府官爲誰黄潛善等曰監少馬居中張元膺皆小心能辦事張慤曰若只付綾錦院織令長貳督之保不誤事詔可潛善曰陛下洞察人情庶政各歸攸司深鑒前日因事置局紊亂綱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

初上登極赦覃恩轉官朝請大夫至中奉不限止法而三省樞密院吏亦有合轉者宰執奏取旨甲子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大夫一等可令回授有服親黄潛善等曰陛下既分流品增榮士類則人知歆艷相率赴功

此致治之本也　乙丑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至西京時金將烏克紳伊都之衆屯河陽世忠約知河南府翟進及新降丁進及孟世寧等三軍併力與金戰丙寅進夜攻金營而金已預知反為所襲而敗烏克紳復入據西京進乃為世忠前導再與金戰于永安縣會丁進等不至而統制官陳思恭領後軍先走世忠敗績其將張遇救之僅得免收潰兵數千歸于行在　先是扈聖駕後軍至寶應縣而亂既又殺統制官姓龐人遂

去為盜有孫琦者為之首衆至五萬癸未琦等入據唐州　初二聖北狩諸親王皆從獨王弟信王榛至慶源府遁歸乃變姓名隱於真定境內又宣和末童貫宣撫河東自太原遣保州廉訪使者馬擴往真定募兵或告擴於帥臣劉韐謂擴欲獻城於金韐收擴繫之獄韐崇安人擴狄道人政子也既而韐去金陷真定城擴與羣囚走出為金所擄不死時有武翼大夫趙邦傑者聚忠義鄉兵於五馬山作寨擴往依之邦傑與擴聞信王在

民間遂率兵擊奪椿以歸奉之為首故兩河遺民聞風
響應皆受旗榜至是椿奏雖尚未達而朝廷已聞信王
有渡河入京師之謀五月己酉乃語朕將還京闕恭謁
宗廟仰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當辦者取旨行之
左僕射黄潛善等以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
排之初李綱既去而遷都南陽之計格遂幸維揚景衡
復請工渡江潛善等因己降詔回京故言者以景衡之
說為非至是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未幾卒識

者衰之　言者以為頃歲民間養馬州縣民注之於籍時或和顧亦借用之人苦其擾乞令後不得拘籍仍免顧借丙戌詔從之　陜西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辛卯詔統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所部兵迎敵令京城留守宗澤遣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為金所敗其將張遇死焉　甲午曲赦河北陜西四路　時江淮等路發運復添副使一員是日以秘閣修撰知揚州呂源為之　太常少卿周望奉使未行除

起居郎　先是責授散官韶州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絶域遂詔赴行在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學士

羣盜有號李鐵棒者與靳賽等合兵四萬人擾隨州是日破光山縣　壬寅中書侍郎張慤卒士庶皆痛惜之謚曰忠穆　熙河經略使華陰張深奏走馬承受内侍蘇淵尚習故態敢陵帥臣乙巳詔承受見帥臣如屬官禮　己酉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守臣詔帶御器械張浚統兵往討遂平之擒明獻于行在復秀州在六月戊辰今聯書之

是月金大將羅索至鳳翔府熙河帥張深遣偏將劉惟輔統兵三千禦之惟輔以精騎千餘夜逾新店金恃勝不虞惟輔舞矟刺其將黑峯大王者羅索勢窮遁走深更檄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兵敗而死金諜趨涇州時涇源統制官曲端與本路正將吳玠屯軍原上有統領官劉彥希自鳳翔退歸端斬以徇乃遣玠率前軍據青溪嶺以拒敵端鎮戎人玠隴干人也端知書善屬文而長於兵略與金戰屢捷金頗勇

之左副元帥尼瑪哈聞嚴已敗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陜以西於是直龍圖閣知延安府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時有詔陞庶龍圖閣待制六路軍馬制置使庶慶陽人也此據庶傳修入初建州叛卒張員等雖受招安而疑懼監押魏勝圖己一日勝於通衢呼員等曰我心為汝而見疑如此可決於神若不吉汝當殺我員等舉筶擲之而吉自此始安時以職

方郎邵武謝如意為福建轉運判官如意至建陽密遣人結路分都監黄濤及勝共誅員等首惡六人勝招員等赴路分廳受宣劄既至悉擒誅之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新守城莆田方承被命賫勑榜諭衆卒叙留建陽不敢進六月丙辰夜軍校葉濃復叛突城而出遂犯福州古田縣　戊午以禮部侍郎燕直學士院王綯為御史中丞時内侍康履用事諸將有奉之者而綯不敢言（此據野記修入）　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奉使至高麗

丁卯見國王楷傳聖旨借道以達金國楷拜謝與應誠等對立論事且言事大朝日久皇帝即位方欲入貢遽蒙降使昨聞二聖遠征本國惶懼金人舊時弱令兵威如此亦嘗遣兵來奪去所築九城因此不和應誠等言本朝累聖待貴國最異非他國之比令時偶多艱假道此去只是講和於貴國無害楷曰大朝自有山東海道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等曰不如貴朝去金最徑但煩國王報金國應誠至界首待報而後行蕪三節人皆自

費糧不敢以浼貴國惟借馬二十八匹而已楷曰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佾至館議曰聞金人見造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却要借路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真不能水戰佾曰東女真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近却要臣事以此可見强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軾來議亦守前說葢其君臣畏金人之强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金國又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

等不得已遂回　言者以為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姦人有乘風盜爇之患設不此圖則寡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已卯詔沿江措畫限一月畢　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諸將楊進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萬糗糧亦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脅從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嬰疾進等憂焉澤遂力疾而起合諸將鋭兵數十萬渭日渡河復抗疏請上還京且曰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是

月澤卒後謚曰威愍　殿中侍御史晉陵張守言令傍
秋在邇而朝士往往引去願榜朝堂以戒敕之　秋七
月先是湖州薦選人張體純敦遣赴行在授江東茶鹽
司幹官又提領措置茶鹽所辟朝官鄭待問為屬官於
是言者論體純待問皆以進頌得官豈可冒部使者之
屬癸未朔詔悉罷之仍詰問湖州及提領官以二人皆
係濫補因何舉辟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也　丁亥
宰執奏楚州發來歸朝官事上曰聞諸州多囚繫北來

經歲不釋小有疑則加害朕甚憫之覆幬之間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豈可與金人一概待之金人與吾戰率諸國之衆荐冒鋒鏑使肝腦塗地彼亦何辜朕欲悉發行在存拊之庶可召和氣汪伯彦曰王者仁不異遠陛下皆與生全蓋如天矣黄潛善曰陛下一視同仁愛之如傷此盛德所以通於神明矣　是日詔國步多艱人材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授果賢或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别使自奮忠義三省遵行之

戊子詔宰執曰朕昨親筆外人頗聞之否黄潛善曰陛下廣收人才以濟時艱天下士聞之必歸心矣潛善又曰内侍王嗣昌以何罪送吏部上曰嗣昌為門司好大言議國政與邵成章為死黨不可不斥潛善曰臣一刻之間三聞陛下大哉王言此中興之兆也

中興小紀卷四

宋 熊克 撰

建炎二年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尚書周武仲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觀　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昨因守公安縣有功朝廷再加二秩就命通判荆南時有譖其短於帥臣唐慤者千秋請避之改倅襄陽未行荆南轉運司擒千秋寘之獄巧誣以罪其弟千乘詣闕訴寃已得旨免勘而慤猶未肯釋緣有全驅保妻子棄城與敵者

欲依公安千秋以其位居已上恐掣肘敗事拒之不納賊平悉懷愧恨媒櫱於懿欲殺之以快其意懿深加鍛鍊違詔不釋且忠義立功之士所宜加卹罪猶當宥况無罪乎己亥詔釋千秋仍降懿貼職為直秘閣　辛丑詔畧曰廼者春多雨靈夏仍旱暵飛蝗為沴餘寇尚存弗能道天地之和何以弭邦家之患永惟厥咎當在朕躬應政事有未便者俾郡守監司條上被災處驗實與免租稅禁囚淹延趣其結絶　甲辰詔樞密直學士大

名尹杜充為東京留守令又以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殿前都指揮使副之仍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赴行在為主管馬軍時已遣宇文虛中使金國祈請二聖道由京城乃令攝留守司事既而仲荀先充以至虛中乃行　先是提舉洞霄宫謝克家因言者論其嘗從偽命落職遂進狀自辨略曰國家傾危二聖播遷臣不能徇節以死何所逃刑顧如言者所論則為朱之瘵也三月七日張邦昌為金人逼脅圍城士大夫恃陛

下之在外也共為後圖呂好問不能獨任其責方邦昌之在尚書省也好問遣人起諸退人故次日皆仍舊職臣嘗遣長男伋往見李回欲同詣元帥軍中回言將令高世賞同臣以行而胡直孺李擢繼道邦昌之言且趣之出與回言合臣始見邦昌面决行日則臣之復出為陛下出也四月八日奉寶璽出門十二日見陛下於濟州蒙陛下洞然照知委任元帥府差提舉一行事務自濟還京不復入省即整辦儀物催發百司官吏前往南

京粗免闕悞如臣才短力憊方多事日享祠官之禄臣分已足但所造罪名至醜使如章言則為大惡不宜尚齒縉紳否則為至冤亦不宜按此下有脱字如臣所陳涉妄甘受欺君之誅若原情昭洗死無所恨丁未召克家為吏部侍郎時殿中侍御史馬伸聞召克家及中書舍人晋陵孫覿已去復召乃言克家與覿皆小人之雄不可用二人在靖康間皆附耿南仲唱為和議助成敵謀有不主和者則欲執送金營人畏其險而不敢較陛下即位

灼見其情遂去是矣近者不知誰為之地皆得被召復將用望竄之遠方以禦魑魅不報於是克家乞郡除龍圖閣待制知台州伸此疏在是月丁酉　先是朝議大夫惠厚下及密院小吏楊雍皆自金境逃歸言中原之人聞上登極咸以手加額曰聖明既立將有息兵之望又有録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甚悦趣宣和皇后作讌相賀厚下華原人也辛亥宰執早朝以奏上斂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性極儉每得月賜未嘗妄用衣或破則補而

服之黄潛善曰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詩人所美臣等今聞后之儉徳如此豈勝幸甚此據顔岐所編聖語　壬子詔圭田士以養廉自今毋借　是月燕山府人劉立芸聚衆攻破城邑立芸諭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邊上之民歸者甚衆　時吏部案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縁為姦多冒名寄版之弊右選侍郎吳江魏憲在宣和間已貳銓曹熟於典選至是乃請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扼姦急期會以取闕故姦弊

稍戢憲屢言古未有背天險而為都者金之勁騎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備之未幾憲以雜學士奉祠而去　户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尚書吕頤浩侍郎葉夢得皆慮倉卒難於輦運遂以行在府庫充物為言請自今上供之物兩浙福建者寄平江府江湖二廣者寄江寧府從之據葉夢得行述修入　言者請復常平官修補助之條廣儲蓄之具八月癸丑朔詔從之既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公私不便當增損者

亦不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提舉官然慮襲前弊反致害民遂令葉夢得與中書舍人孫覿張澂共討論之澂舒城人也戊午以夢得為翰林學士覿為給事中　初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兼措置真州茶鹽至是就緒戊辰進揚祖為雜學士　時諸路類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戌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易江都人也上曰聞易甚貧寄食於人黃潛善

曰易揚州學正郡庠正録學業必優上又曰御藥院舊例上十名文卷於御前定高下朕謂取士至公考官足信豈以朕一人之見更自陞降潜善等再三稱賀試辭學兼茂科考到朝奉郎表正功合格正功晉陵人也

初信王榛已上奏復遣前保州廉訪使者馬擴詣行在乞師擴至東京見留守宗澤遂達行在擴自離五馬山寨麾下五百人至是不滿百人上識榛書蹟即除河外兵馬都元帥制辭略曰覽封章之近奏聞行役之獨留

慨然壯圖副朕本旨依就頒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又以擴為元帥府都總管俾將兵北討據張匯所記與馬擴自叙初道君北狩自燕京還霄郡一日謂駙馬都尉蔡鞗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荷天眷祐建炎中興令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先是御史中丞江南秦檜當靖康末不肯推立異姓為金人驅去亦寓此地道君乃命鞗以書示檜讀之嗚咽不勝謂鞗曰天祐吾宋必將有主聖慮如此定

應昭格遂具酒殽延本路都統後聞此書得達尼瑪哈是月道君徙居韓州先是諸王有得春秋閱之道君曰春秋多弑君父之事為人臣子豈宜觀哉倅曰春秋者孔子所以正褒貶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願陛下試取觀之他日道君謂倅曰比讀春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曾因聖壽節宴道君賦詩以與淵聖乃用親仁善隣事曰此出春秋也道君每南望必注目久之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時輟膳追

慕終日雖在蒙塵教子必以義方宗室自孝騫以下九百餘人每相見撫問再三有挾私恨而致爭者必告以身在他鄉幸得相聚毋挾私憤然紹述神宗之志未嘗忘懐適有貸王安石日録者輟衣而易之　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黄潛善汪伯彦以為宰輔任之不疑然其器識非高如制敵人在今實難不敢望之若中國常事皆可施設豈宜悖謬以敗中興之業也哉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絶如綫者繫陛下一人

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危地而前日下遷都之詔以諭許景衡其輕詔令如此待闕官俸減三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宫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相戾其市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贖金可也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其門人孫覿諸羣小以掌綸綍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能守城壽則推賞江則不賞其政令不一如此卯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日何時以言為諱其塞言路如此舊制

臺官有闕中丞學士各薦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遯之徒欲為已助其毀法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妨功如此人有問以救危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則曰朝廷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此又曰呂源狂横陛下逐去不數日由郡守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强狠自専如此又御營使寳主兵權而潛善伯彦各别置

親兵一千所給優於衆兵此何意哉疏奏改仲為衛尉少卿九月癸未仲自乞誅責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差濮州監酒　初上嘗語宰執以廷中從班未富又謂黄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乃詔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名還復用者上意猶未足黄潛善曰祖宗時多命從官各舉所知三二人以俟選擇上從之乃詔行在從官各舉所知於是列曹尚書呂頤浩盧益王賓翰林學士葉夢得端明殿學士黄潛厚御史中丞王

綯列曹侍郎劉珏張浚康執權給事中黄哲中書舍人黄唐傅張徽各奏詔舉二人執權開封人哲華陽人唐傅侯官人也時顒浩舉朝議大夫褚宗諤修職郎李廸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實舉前知公安縣程千秋夢得舉直龍圖閣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潛善舉登州教授鄒潛綯舉通直郎蔡向珏舉崇德縣令鄧根浚舉校書郎富直柔執權舉前知永州李公彦哲舉杭州教授李誼唐傅舉知興化軍張讀激舉從政郎周虎臣

宗誤高密人柔民晉陵人炳侯官人庭秀鄞縣人潛浩弟根邵武人直柔弼孫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館城人壬辰宰執進呈上曰所舉人卿等有識者否黃潛善曰臣等未識然皆名士上曰朕得人才又近三十人殊可喜也　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本狀辭云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蓋彥自謂也　時上親寫書之旅獒及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坐右素屏

宣示宰執甲辰黄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謹德昭德之義於易取有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為工也潛善又曰自古千歳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而生則多歴年所願治之志莫就蓋在則人亡則書陛下聽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汪伯彦曰陛下寫聖賢垂範之言寘諸左右則

非為翰墨乃進德修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謹守之潛善曰願陛下允蹈其言則天下幸甚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　初成都路轉運判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使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漕司遂至不足令榷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減額以蘇茶户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擢開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官

賣茶並罷酌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户交易改成都茶場為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茶户茶舖皆籍其名姓使之互察此其大略也　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奉使高麗回具奏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於色朱勝非曰彼國為北金密邇與中國隔遠近利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報黄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

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奉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此據朱勝非閒居錄）監察御史寇防宣諭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於月旦率屬拜表如宣詔其餘列郡附遞以進故三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遠方咸知尊君之義戊午詔從之　時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為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

州皆蠲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是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設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契紙頭子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為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户部尚書吕頥浩

亦言經制之法始於陳亨伯若循之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知沛縣李膺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收積微而多儻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詔諸路提點刑獄司拘收仍依封椿錢法不可擅用　金人右副元帥鄂勒琿以衆渡河收下開德府遂攻濮州癸亥奏至詔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世忠各帥所部兵俊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平府迎敵又令見屯冀州總管馬擴援之議者謂俊乃中

軍統制不可遠去遂以統制官范瓊代俊行　初知河南府翟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至是留守司遣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數十萬殘汝洛間翟進諭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絶水犯翟進營翟進巳諜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翟進躍馬墮壕遇害時御營使司都統王淵頗忌楊進故進懼而復叛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壻梁汝霖者嚮皆爲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一年矣

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都水使者榮薿馳報伯彥十一月壬午伯彥以其事奏且曰二聖在遠陛下無足以解憂者臣於子壻之愛宜在所後已不令入城徑歸鄉矣癸未詔獎伯彥略曰卿仰思二聖之未還不忍一門之私喜　初金嘗遣萬騎渡河先攻虢後圍陝知陝州李彥仙極力禦之敵不能破金人至拜於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有內侍高邈嘗官陝西至是彥仙寓書於邈言其與金戰獲捷之狀又言鄜延

帥王庶節制六路之後將士用命亦屢勝敵彥仙輩縣人也己丑上以語宰執且曰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邈得彥仙書是何月日上曰朕不欲覩其私書潛善曰前代帝王或複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事也既而朝請郎范寅敷自北地歸言每見漢兒說彥仙名乞朝廷究其實而優獎之寅敷致虛子也先是庶用涇原統制官曲端為都統制庶政嚴多誅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敵驟至延安正軍

纔二萬庶名諸道兵未集端不出兵為援庶退屯龍坊敵乗虛陷延安數日端至龍坊以兵衛庶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併其兵因問庶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主客郎官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茍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之時也亮曰奉使有指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

跋扈也公為則自為之亮無預也端乃去庶以故怨端欲死之時新知鳳翔府王𤫉自陜府將兵三千人之新任亦為端所襲而敗𤫉不能軍遂將其餘衆轉入西蜀

初直龍圖閣張所招撫河東有前清河尉王彥投所軍中所竒其才不數月擢都統制彥以効用人岳飛為軍將彥河内人飛安陽人也久之飛見疑於彥乃去自為一軍至是飛降於東京留守杜充又故大將种師道帳下小校桑仲為潰兵所推亦降於充並用為統兵官

未幾郡盗張用王善等來寇充命飛仲與戰破之　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真泰楚之三州至是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黄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李成所用持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成感於

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潜善曰陛下英武大度惜人才如此 金人既陷延安又破綏德遂逼晉寧軍初守臣徐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衆時可求之子彦文自東京來被執至雲中左副元帥尼瑪哈以利啗之使為書以招其父於是可求遂降於金可求與徽言親也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可求曰君與我胡無情徽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即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出兵擊金

兵大敗之斬羅索貝勒之子時河東環境為盜區惟晉寧獨存其地勝號天下險而徽言設械甚備金數負不得志一夕内應者啓扉以納敵徽言率帳下士力戰金兵猥至被執羅索百計誘之不屈遂遇害徽言西安人後謚曰忠壯　時奉使宇文虛中甫渡河辛卯夜上夢道君在延福宫亟往拜之壬辰上以語宰執且曰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黄潛善曰陛下夙夜以二聖為念孝悌之至無所不通故與上皇神交如平日近聞虛中十月

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議事自兹二聖歸必有期望陛下少寛聖抱上頷之　時吏部尚書呂頥浩户部尚書葉夢得御史中丞張澂給事中孫覿共討論常平法謂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法永勿復行夢得請選實歷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官而頥浩又請追還常平糴本皆從之時立法已定未及頒行此據顔岐所編聖語及朱勝非閒居録修入　先是詔遣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從衛隆祐太后往杭州癸巳宰執奏

所經州縣日用飲食事上曰太后於此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温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伯彥曰追念此時與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麥飯何異皆中興之象也黄潛善曰陛下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顧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願使絶域遂借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仍兼河北京畿撫諭時有金人之舅王策者

拘囚在東京行可經由或勸之取吉帯行庶可為悅金之計行可不敢有請徑馳北去戊戌渡河至開德府右城敵寨是日紅巾四出金人曰既云奉使乃欲以計襲我耶然紅巾亦不知行可為奉使及見使旌乃引去此據行可墓誌修入　詔有司築圜壇於南門外　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為金人刼去惟鎮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宰執玉色温潤真希世寶也　己亥上朝饗太廟辛丑宿齋於行宮壬寅冬至自常朝殿詣壇祀昊天上帝以太

祖配大赦天下是日又詔畧曰朕適歲當郊大懼非德
弗獲顧歆乃者先事三日陰翳震於朕心逮祖廟及壇
垂象燦炳夜氣晏温迄用成禮顧朕眇昧敢曰馨香上
聞實惟祖宗之靈相祐在天亦爾萬方有衆不替忠順
協於天心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輔朕不逮耳目之言
必忠毋奪於私有官君子惟職是修爪牙之臣咸奮忠
力至於怙衆為暴亦當革心自效朕言不渝爾無怠忽
初信王榛遣馬擴請兵於行在而五馬山寨中有亡

歸金者告於見屯真定女真萬户蘇赫蘇赫馳稟東元帥府謂擴將得兵而來於是右元帥鄂勒琿右監軍達蘭報左副元帥尼瑪哈共為之備尼瑪哈留左監軍烏克紳守雲中而自率其衆下太行南渡黎陽然尚未至鄂勒琿達蘭先會衆攻破山寨信王不知所在而擴持大軍方次於北京之清平鄂勒琿達蘭復攻敗之擴下統制官阮師中鞏仲平力戰而死任琳引衆叛去擴總餘兵歸行在尼瑪哈進攻澶濮為將官姚端夜襲而敗

再攻陷之盡屠其城東京留守杜充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敵不能西遂東會鄂勒琿同進兵　初遣統制官范瓊將兵拒金瓊至東平府金衆方盛守臣寳文閣直學士權邦彦力不能守棄城而走瓊乃脅邦彦與之南歸　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中元符第嘗為臺官因論禮制局事道君批曰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於外至是纔復為郡時金人來攻豫遣其子麟部兵出戰為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東援之金人解去尼瑪哈

乃遣人啗豫以利豫即請敵軍前通欵甲辰金人陷德州都監趙叔皈死之　初杜充尹大名提點刑獄郭永為充畫數策充不能用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愧謝之充移守東京詔就除漕臣張益謙代充為尹時北京與東平實相犄角東平已陷大名塊然孤城當敵之衝叛臣劉豫舉濟南之衆引敵騎來攻甚急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齷齪無能為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

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詣行在告急且請朝廷先為之備敵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億輩相顧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及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甲申城陷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尼瑪哈曰沮降

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名人在縶者無不出涕敵並其家害之永元城人後贈資政殿學士謚曰節勇　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於行宫門外内侍以聞押赴都堂詰之但云天使我為官家兒送揚州根治亦無他語雖加箠楚終不言其姓名乃釋之　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

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十二月己卯詔尚書省立法 隆祐太后御舟以是月至杭州詔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軍於奉國寺上初開府時傅為右軍統制官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張俊韓世忠皆出其下者

先是建州叛卒葉濃等破古田縣徑犯福州入西門刼前太宰余深家金帛且欲縱火本路提刑李芘登城諭之乃去深芘皆閩縣人濃遂犯寧德縣官軍追擊之不

利濃等回破建之政和浦城建陽三縣復歸城下時詔
御營中軍都統制張俊遣兩浙武憲趙哲統兵二千人
號萬人討之大軍至賊迎戰連敗東走哲遣人招安庚
申濃等遂降後濃至俊軍中復謀為亂俊擒而誅之
己巳以右僕射黃潛善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
院事汪伯彥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汪伯彥時政記
云潛善伯彥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
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皆稽首謝伯彥所記其

果有之耶若果有之而二臣不能副上所期罪益深矣

尚書左丞顏岐為門下侍郎右丞朱勝非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為僉書樞密院事　中丞張澂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騷動余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為此奸謀以窺朝廷又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

中急攻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為執政此四人者
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為特進衛國公昂為金紫光祿大
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謫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
仲授別駕依舊臨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言
者論刑部尚書王賓乃李綱之黨昨為中丞無一字及
綱比盧益為副樞賓翊日講筵留身夫侍從選居政府
身偶後於他人而躁進如此庚子賓除龍圖閣學士與

郡　初敵陷東平襲慶二府有土人前左司郎官吳給
朝奉郎孫億並於徂徠山建寨保聚兩處軍民及累下
山與敵戰至是京東帥臣益都劉洪道聞於朝乙亥詔
給爲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億爲直龍圖閣知襲慶府
戶部尚書葉夢得嘗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
上曰自揚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運河
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爲宣總使一
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帥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

之路以備退保不報　上一日召諸軍議事帶御器械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復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又吏部侍郎劉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今以降人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二者無不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宰執皆不以為然

初遣統制官范瓊北征支金帛數萬令其犒師瓊悉以入己且買女色以自奉乃引所部軍由間道自淮西趣江東至是又轉而之江西　時金人横行山東羣盜李

成輩因之為亂金左元帥尼瑪哈將由東平歷徐泗以逼行在左右僕射黄潛善汪伯彦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途甚遠其京城斥堠但委之御史臺南京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之動息成雖前為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所敗而走然成衆未衰也是月淮北屢有警報皆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人覘知朝廷不戒亦偽稱成黨以款我師云初成之來歸也朝廷既授以官復多給空頭官誥與

之成敗皆為光世所奪遂以賞所部立功將士凡書填
五十道至是光世申納其餘且言恐軍中有得之者亦
倣其書填異時真偽不辨乞除所申姓名外許人告捕
詔從之仍立賞錢三百緡詔立賞在明年正月二日今聯書之　初夏國
因契丹為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
者膏腴産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怙強遣使求之
謂他日以陜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中懐怨憤又夏
國世為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已降於金故金欲

因折氏以併夏境